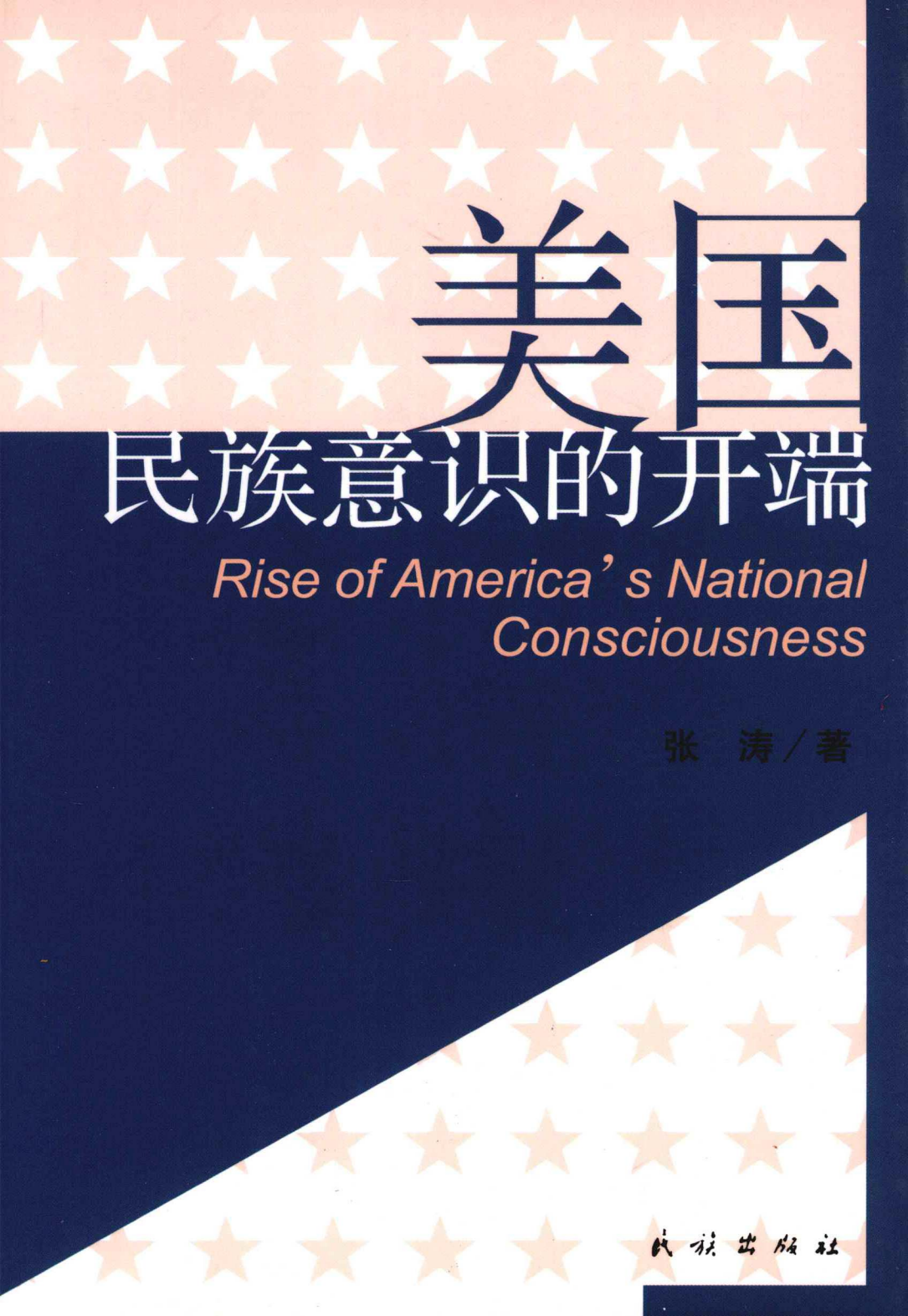




美国 民族意识的开端

*Rise of America'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张 涛 / 著

民族出版社

美国 民族意识的 开端

张 涛 / 著

MEIGUOMINZUYI SHI DE KAI DUAN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民族意识的开端/张涛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105 - 09231 - 4

I. 美… II. 张… III. 民族心理—研究—美国
IV. C955.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822 号

美国民族意识的开端

著 者: 张 涛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印制: 石小娟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58130038 (编辑室)

010 - 64228001 (传 真)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sb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8 毫米 × 21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125

印 数: 0001 - 2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231 - 4/C · 279 (汉 25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导论	1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	2
二、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特点	7
三、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框架	22
 第一部分 独立战争与美利坚意识	26
 第一章 以信念为界:革命时期的美利坚身份	30
一、革命政治家的身份意识	30
二、地方独立与革命宪政中的整体意识	41
三、革命异己的界定:以效忠派的遭遇为例	58
 第二章 政治精英的民族身份意识及其遗产	69
一、托马斯·佩因的美利坚意识	72
二、托马斯·杰斐逊的身份意识	77
三、乔治·华盛顿:经历战火洗礼的民族象征	85
 第三章 革命外交中的国家意识	96
一、外部援助与独立国家身份	98
二、外交空间的拓展	101

三、独立象征的海外传播	109
四、和平谈判与美利坚国家利益	118

第二部分 地理融合与帝国扩张:美国早期国家意识 中的疆土观念

124

第四章 早期共和国的疆域扩张意识	128
一、政治家的疆域和扩张意识	128
二、早期社会扩张话语中的印第安人	142
三、扩张话语与北美大陆的美欧之争	148
四、放眼太平洋	156

第五章 自然条件与国家整体意识	161
一、立国之父与水系连接	161
二、江河连接意识的社会基础	177
三、联邦政府的积极回应	190

第六章 党派纷争中的国家安全共识	207
一、党派争论中的欧洲威胁	207
二、西北领地的美国化	218
三、西北哨所与美利坚意识的激化	223
四、《杰伊条约》的民族主义意义	230
五、余论	236

第三部分 早期弱势群体的美利坚意识

241

第七章 白人妇女的国家认同	243
---------------------	-----

一、拒用洋货与国家认同	246
二、妇女的爱国象征行为	257
三、文化教育领域的国家认同	265
第八章 权利诉求中的黑人文化认同	274
一、自由黑人的天赋自由观	275
二、公共话语中的文化认同	284
三、效仿白人的行为模式	289
四、黑人教育中的认同意识	297
五、黑人奴隶的融合愿望：以家庭链条为例	302
第九章 白人弱势群体的美利坚意识	309
一、爱尔兰移民的美利坚意识	311
二、德裔居民的认同意识	318
三、法裔居民的认同之路	334
结束语	354
参考文献	363
后记	382

导 论

“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于 13 世纪。但概念的形成往往晚于它所表达的事物生成的时间。因此，世界以民族为基本单位的存在格局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在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不断发展、融合甚至消亡。而民族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其对近代国家的产生所作出的贡献。中世纪以后，由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欧洲开始分裂为以不同语言为标志的民族国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相继成为拥有各自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的近代国家。这段绵延数百年的民族国家诞生史增加了学术界考察人类文明进程的渠道。相应的理论体系应运而生，民族主义就是其中之一。

民族和民族国家之说率先兴起于欧洲，其论据来源和针对区域自然也是旧大陆。即使在欧洲学者将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考察视野拓展到海外殖民地以后，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传统民族依然是被关注的焦点。用以解释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框架——民族主义——自然最适用于欧洲和其他传统社会。至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近代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理论则少有涉及。因此，本部分的主要任务是考察民族主义的通常研究模式和美国民族主义的特殊之处。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

民族主义概念自 18 世纪出现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各样的相关理论纷至沓来。归纳起来，民族主义概念具有以下几大支撑点。

首先，民族主义是一场已经具有相互认同意识的民族群体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当代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指出，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正是得益于欧洲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在 18 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前，欧洲人便由于宗教和王朝体系的变革而形成了初步的民族身份意识。宗教方面，建立于神圣拉丁语言和基督教神权基础之上的大社区逐渐分崩离析，为地域语言较小但更为紧凑的欧洲人群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总之，拉丁语的衰落标志着更大规模（历史）进程的开始，在此过程中，由古老神圣语言粘合在一起的神圣社区逐步碎化、多元化、地域化。”欧洲的王朝体系也在 17 世纪开始了其缓慢的衰落过程。这一变革对于民族群体的意义在于，通过姻亲关系而统治整个欧洲的家族君主制遭受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而被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各个人群则纷纷摆脱束缚，迈出了由群体向民族转变的关键一步。^①厄内斯特·盖尔纳也认为，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我们共有的当前文化状况之中，完全不是偶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19 ~ 22.

然发生的……”^① 实际上，民族主义尽管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却是以所涉及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意识为前提。民族群体及其意识在此过程中得以强化，并变得更加清晰和稳定。

民族自决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换言之，群体精英为了使其权力运动合法化而突出了其行为对于民族整体命运的意义。盖尔纳在我们前面所引证过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盖尔纳接着更为详尽地阐述道：“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② 盖尔纳欲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政治精英强调民族意识和民族整体性的根本目的，在于从非本族的当前统治者手中夺取权力，并赋予此类行为以理论上的正当性。族裔精英在建立此类政府的过程中往往会诉诸暴力、恐吓、宣传等手段，促使所涉及的民众认可他们的行为。民族主义也因此通常表现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群体成员之间日渐增强的认同意识则为这种运动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19 世纪之后出现的欧洲海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如此。所以，人们习惯于将民族或国家独立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民族独立即意味着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胜利，政治精英获取权力的斗争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可借此赢得合法性。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也清晰可见。既然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具有确定地域和族裔基础的独立国家，那么民族主义及其所创立制度的保护范围就仅仅限于民族国家内

^①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73、74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② 同①，1、2 页。

的群体。在此范围之外的群体和个人则不在保护之列。“国民身份”（national identity）从而成为民族主义中继“民族”之后的又一大根本概念。尽管成为某一民族国家的成员需要具备诸多前提条件（如分享、保护并自豪于国民群体的文化传统以及为其他国民的行为承担道义甚至是现实的责任等），但作为一国之民最重要的标志却是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是赢得独立的民族国家界定其国民群体涵盖范围时所采用的手段。公民身份的获得标志着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的开始。这种参与既包含了对相关权利享受，也以承担保护国家利益的义务为交换。因此，通过赋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国家成员以公民资格，民族主义运动所建立的自治政府便将对政治利益和政治制度的捍卫融入了民众的生活之中。罗斯·普尔（Ross Poole）在分析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时指出：“政治并不仅仅是权力的运用和利益的分配，它还是一种有着独有快乐和回报的生活方式。公民身份就需要通过参与此类生活体现出来。”^① 由于经历民族主义运动而建立的国家本来就以某一核心族裔群体为支撑，该群体成员获得公民身份并参与国家生活便不存在多少障碍。非核心群体或者据信未对民族主义运动作出显著贡献的群体很难如此幸运，他们通常成为国家歧视或忽视的对象。单一民族国家则会对他国成员的参与设定界线。

正因为民族主义所固有的排他性和功利性，民族主义理论和民族主义研究自然花费了不少篇幅以阐述“民族”概念的内涵，即如何界定哪些社会成员应该被视为同一民族。安德森从政治的角度给民族下了如下定义：“它是一个想象而成的共

^① Ross Pool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Linda Martin Alcoff and Eduardo Mendieta, eds., *Identities: Race, Class, Gender, and Nationality*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3), 276.

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既有与生俱来的（地域）限制，也拥有必不可少的主权。”安德森进一步解释道，“想象而成”之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最小的民族之中，其大多数成员之间也是陌生的，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民族的整体形象。所谓地域“限制”，则是就民族的生存疆界而言。“没有任何民族会设想自己等同于整个人类。”“主权”说的提出是因为民族及民族主义诞生于强调自由权力的启蒙时代。至于为何将民族称为“社区”，原因在于民族成员之间的“深厚、平等的友好情谊”。当然，这种“手足之情”并不排斥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和剥削。^①可以看出，安德森的民族定义实际上是在假定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取得成功的背景下作出的。他因此尤其谈及了主权和国家疆界的重要性。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安德森应该再谈论由民族演绎而来的国民群体。安德森的解释仍然基于民族是民族主义产物的认识。然而，过去和现在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表明，虽然民族和民族主义经常相伴而存，但民族却可以独立于民族主义。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单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民族的构成要素。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论述也许更加切合实际。米勒提出，我们在确认民族实体的存在与否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即被关注的群体是否具有：①共同的文化传统；②共同的历史根源；③相互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感；④相互的认同意识；⑤相对稳定的地理疆界。^②米勒此处所谓的地理疆界实际上是指所涉及群体的传统居住区域，而非因为国家的行政干预而划定的政治主权范围。相比之下，安德森展示了民族演化历程中的一个横切面，米勒则从纵向角度解释了民

①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6 ~ 7.

②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London: Clarendon, 1997).

族的构成要素。对于我们考察民族主义运动而言，米勒和安德森的定义可以互为补充，勾画出一幅较为完整的民族形成之图。

民族主义还由于民族群体居住方式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类型。大致而言，国家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前者明确地以建立主权自决政府为最终目标，后者则为保护自身族裔群体的文化传统而奔走呼号，建立民族国家是其并非明确的目标。因此，此处的类型划分与上文关于民族主义总体目标的界定没有矛盾之处。国家民族主义常见于某一特定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如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西欧各王朝领地以及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地等。文化民族主义多出现于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区域，因为自身的势单力薄，处于弱势或占据少数的民族通常不会明确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但对于自己的文化和生存空间遭受源于强势民族——尤其是拥有国家机器的强势民族——的威胁却不可能漠然置之。如此一来，便产生了旨在捍卫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群体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以更有效地达到目的。

尽管国家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可能在同一区域或国家并存，但却是两种不同背景的产物。一旦弱势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两种民族主义便合而为一了。这往往又要经历新一轮民族主义运动的洗礼。以色列的钱姆·甘斯（Chaim Gans）教授就注意到了此处所谈及的第三种情形。甘斯认为，国家民族主义具有文化特性，因为它要求其国民不仅要遵循一套统一的政治原则，而且还应拥有“共同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感”。文化民族主义同样具有政治特性，因为它渴望国家对民族文化进行政治保护。甘斯发现，当今世界唯有冰岛在国家民族主义与

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实现了统一。其他国家和地区则由于民族和国家地图难以重叠而存在着经常发生冲突的民族主义。^①

我们至此可以看出,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民族群体争取自决权利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民族意识是一大关键因素,因为它是民族凝聚力之源。民族意识既可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提条件,也可在运动过程中得以强化和巩固。无论是国家民族主义或是文化民族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建立民族自治政府和民族国家。我们不妨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其中几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地域群体—民族意识—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这是世界民族主义的普遍发展模式。

二、美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特点

相对于众多曾为西方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的民族主义显得波澜不惊,缺乏跌宕的气势和恢弘的场面。然而,美国的民族主义依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特点之一,学术界对于民族主义的普遍模式——即先有民族存在,后产生民族主义运动——是否适用于美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心存此类疑虑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美国的独立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且是在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为支撑的背景下展开的运动。换言之,人们一方面愿意将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时间定位于1776年,另一方面又无法找到美国民族在当时已经存在的有力证据。某些学者在研究美国民族主

^① Chaim Gans,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 17.

义时经常出现的困惑心态由此产生。安德森的观点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安德森将美国独立称为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克里奥尔先驱者”（creole pioneers）之一，但他发现，美国和其他新大陆国家并不符合民族主义运动的通常生成模式。安德森认为，如果我们从解释欧洲和其他传统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角度——即独立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较低阶层在政治和生活中的崛起和强大——入手阐述欧洲前海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些早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语言绝对不是争论的焦点。”至于较低阶层的地位问题，安德森则坚信，“至少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欧洲式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末期仍然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研究美国的民族主义，安德森却语焉不详，只是再次强调了印刷品在民族主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①另外一位注意到美国民族与民族主义脱节的学者是威尔伯·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泽林斯基写道，“作为一个国家，年轻的美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正在欧洲兴起的国家大相径庭”，而学术界目前却习惯于在欧洲或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民族主义的根源并解释其演变。美国因此常常游离于民族主义的普遍模式之外。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folk-nation），甚至不是一个由植根于美国土壤的此类民族国家组成的邦联。究其原因，一是当北美媒体报道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消息时，美国的整体族裔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第二，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宗教方面也无统一性可言；第三，独立时期的美国缺乏自己独有的民族象征体系，没有本土文学、艺术和民族英雄等，甚至连首都

^①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47-48, 61.

都尚未确立,英语更加无法成为殖民者争取独立的原因。^①安德森和泽林斯基都敏锐地觉察到了美国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模式之间存在的悖论:在美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美国民族仍未形成。如此一来,如何解释美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意识基础便成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焦点。

正因为人们无法根据语言和社会较低阶层在政治上的崛起来论证美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生成机制,寻找新的突破口被提上了美国民族主义研究者的议事日程。我们可以将现有研究所采用的角度归纳如下。第一,国家象征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民族诞生以及美国民族主义运动具备民族意识基础的开始。泽林斯基就是从象征角度解释美国民族主义的学者之一。泽林斯基分别从公众造神运动、国家节日、语言艺术、地理名称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泽林斯基发现,直至独立革命前夕,北美殖民者与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崇拜着共同的圣人、上帝、君主等“原型人物”(archetypal figures)。但革命却使美国人放弃了这种传统做法,转而开始了自己的造神运动。华盛顿、杰克逊、林肯、爱迪生、福特、林德伯格、肯尼迪等人相继成为半神半人的民族形象代表,见证了美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虽然泽林斯基对于诸如此类的理想形象是否能够继续激发美国人的民族热情心存疑虑,但却赞赏这些形象在美国民族诞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缔造和维系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英雄群体在(独立之后)危机四伏的第一个世纪里可能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包括独立日在内的具有特殊历史和政治意义

^① Wilbur Zelinsky, *Nation into State: The Shifting Symbolic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15~17.

的节日以及各种历史遗迹的确定和相关纪念仪式相继出现。这同样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民族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语言艺术和地理名称的本土化也被泽林斯基赋予了民族主义内涵。^①

泽林斯基将美国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因于全国性象征的形成。戴维·沃尔德施特赖歇尔 (David Waldstreicher) 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研究趋势。他从美利坚共和国早期人们的日常政治活动中窥见了美国民族主义的起源。沃尔德施特赖歇尔不同意民族主义必须以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为前提条件之说。因为民族心理和意识的研究明显带有“19 世纪理想主义”的痕迹, 而理想主义的致命缺陷则在于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导一切的“宏伟思想” (Great Idea), 从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其他身份、信念和社会行为”。沃尔德施特赖歇尔宣布, 为了更正民族主义研究的理想主义错误, 人们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现实社会。这实际上是学术界在研究美国民族主义时所打开的第二个突破口。沃尔德施特赖歇尔笔下的现实社会由 18 世纪末期人们的各种庆祝活动组成。作者相信, 人们虽然各持己见并属于相互对立的阵营, 但他们主要围绕联邦宪法和 1812 年对英战争而举行的政治活动都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开展的。“ (政治) 冲突缔造了民族, 因为争执各方极力证明 (自己才) 真正代表美国民族和革命遗产。”因此, 不论争执各方如何剑拔弩张, 美国的民族整体性得到了升华。沃尔德施特赖歇尔通过分析当时的民谣、告示、演讲和新闻报道等“民族主义实践”, 力图证明美国的民族主义起源于独立之初的政治争

^① Wilbur Zelinsky, *Nation into State: The Shifting Symbolic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66, 176.

论之中。^①沃尔德施特赖歇尔以早期美国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争为线索解释美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过程，从而将一直作为政治主题的民族主义研究引入了社会生活之中。这对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考察美国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此外，沃尔德施特赖歇尔还与泽林斯基一样，青睐美国生活中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仪式和象征。这反映出美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泽林斯基和沃尔德施特赖歇尔虽然论证了美国民族主义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兴起机制和轨迹，但却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北美殖民者在此之前是否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存在的某些特征。尽管探讨独立之前殖民地整体性问题的论著可谓浩如烟海，将这种整体性与美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却相对较少。前述两位学者未给予此类联系以足够重视，是因为他们既受制于自己的研究范围，更与殖民时期的北美不具备民族形成的一般条件相关。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试图从独立前夕逐渐增强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整体性中发现美国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原始动力。此乃美国民族主义研究的第三大侧重点。约翰·W. 布拉辛格姆（John W. Blassingame）以南部殖民地为例，分析了殖民者由忠实的英国臣民向美国公民转变的心路历程。布拉辛格姆注意到，在大部分殖民时期，殖民者都因为自己的英国渊源而自豪，南部殖民者尤其如此。然而，到18世纪，南部社会开始逐渐脱离英国社会的发展轨道。促进南部社会心理美国化的决定性因素则是1763-1775年间英国针对殖民地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南部殖民者先是对英国议会，尔后

^① David Waldstreicher, *In the Midst of Perpetual Fete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1776 ~ 182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3, 6, 9, 11 ~ 12.